

爱心传递进行时

李荣华

梁阿姨和蔼可亲,经常与他们温柔地谈心。听梁阿姨说话,就像在聆听妈妈的教诲。梁玉芹叮嘱弟妹俩要用功读书,待期末考试后,他们会再来登门看望。孩子们用力点头答应。

期末考试结束,小轩第一时间打电话向梁玉芹报告好消息:妹妹在期末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,弟弟进步也很大。梁玉芹立刻将这消息发布到爱心公益群里。很快,梁玉芹与志愿者们又来到小轩家,带来了台灯等学习用品。虽然正值隆冬季节,室外寒风呼啸,可小轩家里却是温暖如春,充满欢声笑语。

2014年,“淮安市爱心传递公益社”在淮安市民政局登记注册,梁玉芹担任理事长。爱心公益社成立后,梁玉芹惊讶地发现:身边“爱管闲事”的人竟然这么多!和她共事的志愿者中,有公务员、教师、医务工作者、律师、个体工商户等。这些来自各行各业、志同道合的热心人聚在一起,利用业余时间,发挥各自特长,为身边有困难的人群排忧解难。志愿者人数一步步发展到一千多人,迄今已帮助过三千多名遇到困难的人群走出困境。

二

“梁姐,母牛下崽啦!”
“真的?太好了!”
这天晚上,梁玉芹接到向光风报喜的电话。向光风与梁玉芹的缘分,始于那次梁玉芹与志愿者们在杨庄村走访。他们得知村里的小慧姐妹俩,父亲因病去世,母亲远走他乡,她们被好心的婶子向光风收养。梁玉芹与志愿者们登门看望小慧姐妹俩,见她们与向光风的两个孩子一起玩耍,其乐融融。梁玉芹与志愿者们打心底里感到高兴,也为向光风的真诚善良所感动。那时,向光风家的牛棚里只养了两头牛,偌大的牛棚显得空荡荡的,梁玉芹便与向光风商量起养牛的事来:
“养牛几年了?”
“五年了。”
“那你也算老手了,为何不多养两头?”
向光风听了这话,叹息一声,说:“我也想啊,可养牛需要本钱,我们家已经有四个孩子了,哪有余钱买牛犊?”
“我们帮你。”梁玉芹握住向光风的手,坚定地说。
“哎呀,那怎么办呢?”
“其实啊,我们也一直在思考,不是每次来带点东西给你们就行,帮你脱贫致富才是根本目的。现在终于有办法了!”
一周后,梁玉芹与志愿者们又来到向光风家。这回,他们带来九千元钱,交给向光风,与她约定这钱两年还清,以后视情况可以续贷。

向光风喜出望外,心里盘算着这钱的用途:用这钱去买四头小牛犊回来,一年后,小牛犊长大,就可以自家繁殖。若生下的是小母牛,就留家里,培养成牛妈妈;若是小公牛,就牵到集市上卖掉。这样,家里的牛就会越来越多……想到这,她仿佛已看到了大牛小牛挤满棚的兴旺景象。

一年后,向光风如期归还部分借款,两年

后,还清了全部借款。现在,她家的牛棚里已有九头牛了。她忘不了雪中送炭的梁玉芹与志愿者们。一有好消息,她就给“梁姐”打电话报喜;老黄牛体重又长啦,小牛犊长得真快,有一头小母牛第一次怀宝宝……这不,小牛犊刚一落地,向光风就用手机拍了视频,第一时间向梁玉芹报告她家牛棚发生的喜事。梁玉芹将好消息转发到爱心公益群里,志愿者们都替向光风高兴。之后,梁玉芹与志愿者们深入淮安周边的乡村,挨村挨户调查情况。他们希望乡亲们能在脱贫致富路上,一个都不能少——淮阴区五里镇的贫困农民老蒋,虽有养猪技能但没钱买猪,梁玉芹发动志愿者借给他启动资金购买了种猪。刘老庄镇的老王,想养牛增收但缺乏资金,梁玉芹也为他筹款,助他新添一头成年牛。如今老王家牛棚里有八头牛,已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……

三

在淮安火车站,一百二十多个孩子,排着长长的队伍,一路叽叽喳喳,兴奋不已地向检票口走去。

“瞧,孩子们又来了!”检票口的一位工作人员见状,开心地向同事说道。

其实,他们与这些孩子并不熟悉。甚至,每次来的孩子几乎都是新面孔。但他们熟悉带领这支队伍的梁玉芹。他们知道,这是梁玉芹组织孩子们来体验乘火车了。这些孩子都来自贫困家庭,今天,是他们第一次出门乘火车。

梁玉芹走访困难家庭时,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:困难家庭里成长的孩子阅历偏少,更别说出门旅游,很多孩子就连淮安本地的景点都没去过。他们对着地图,想象不出那高铁有多快,飞机又有多快,他们对那些见识多的孩子羡慕不已,甚至感到有些自卑。于是,梁玉芹与志愿者们商量,要带孩子们体验坐火车出游,让孩子们增加阅历,也让他们有机会接受淮安的红色文化熏陶。筹集公益资金不容易,把钱花在“体验”上值得吗?对于这个问题,梁玉芹非常笃定:帮助孩子们克服自卑,增加自信,使他们能够勇敢地面对学习与生活上的挑战,这对孩子们的成长至关重要。值得!

每天,淮安都有一趟早上出发的短程列车,知道这班车的人不多,细心的梁玉芹就是其中一个。这趟车路程短,乘客少,给孩子们当做体验火车的“一堂课”,再合适不过了!于是,她一次次组织孩子们,利用节假日时间,在晴朗的早晨乘上这趟火车,踏上这趟特殊而难忘的旅程。

一路上,孩子们的话总是特别多,像一群兴奋的小鸟欢唱不停。上了火车后,孩子们谁都不愿意坐下,他们挤到一个个车窗前,小脸蛋紧贴着车窗玻璃上,哪怕鼻子压平了,嘴巴亲上了冰冷的玻璃,也毫不在乎。他们好奇地打量着窗外的一切。看!靠近火车的树木与向日葵,像是在赛跑一样向车尾狂奔而去,而远处的村庄,则在缓缓移动,与近处的景物不断交错……这些孩子们原本熟悉的事

观林海

李晓东

手植之树,都在山坡上长得亭亭如盖,见之便觉亲切。我生长在农村,一见铁锹,便有些手痒,对于植树,更是欣然愿往,但却不识得眼前要栽种的是什么树。同行者告知,它叫“火焰树”。北方长大的我,自小所见,多为杨、柳、榆、槐;在上海多年,法国梧桐、杉树等也可识得,对岭南植物却所知甚少。坑已挖就,扶树、培土、浇水,不一会儿,文化林中即多了数位新成员。

记得少年时看电视剧《西游记》,让那时候的我觉神奇,是观音菩萨手中的玉净瓶。柳枝轻洒几点水,就能让被孙悟空连根打坏的人参果树立地复活。这是神话的力量。而让荒山重披绿色,则需要人们艰苦的努力。二十余年持续不断的栽种,名不见经传的十八平方公里荒山,才得以修复再造成

国家森林公园和4A级景区。听当地的朋友介绍,依据山体走势和植被生长环境等,这里划定保护区、生态核心区、适度开发区三大区域。游客能到达的,只在适度开发区。而更广大的面积,则留给了自然界的生灵——植物和动物们。这里有植物一千多种,引来三百多种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,丹顶鹤、白孔雀、黑天鹅、红腹锦鸡、七彩山鸡等近百种珍稀鸟类,飞逐鸣叫,朝凤争春。

“青山横北郭,白水绕东城”,有青山,必有绿水。山为骨、树为颜、水为脉,共同绘出山的灵动。山上有座观瀑台,游客于台上可见奔腾而下的三十六级瀑布群,有分有合、有缓有急。分时如裂帛断线,细流涓涓穿隙抚石,合时则水势湍急,飞花溅玉。瀑布落差三百八十余米,煞有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

物,因为观察的视角不同,呈现出别样的景致。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到火车奔跑的速度有多快,第一次感受到“动态”的家乡风光有多美!

从2012年开始,梁玉芹与志愿者们利用节假日时间,每年组织数批学生,参加“希望的田野·梦想之旅”活动,带着孩子们参观周恩来故居、周恩来纪念馆等淮安红色文化景点。在旅途中,即使是平日里安静的孩子,也会变得兴奋起来。孩子们一张张喜悦的笑脸,是梁玉芹与志愿者们看不厌的风景。

四

小顾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,很爱笑。可十年前,她脸上却没有笑容:她因为天生的唇腭裂,长期生活在自卑的阴影里。她的养父母双目失明,只能勉强维持家里的生活。梁玉芹从爱心公益群里得知这一消息后,便和志愿者们一起登门探望。

当时,小顾家只有一间房,她与养父母挤在一间屋里生活。那时的小顾已是青春少女,生活上多有不便。梁玉芹与志愿者商量后决定,帮小顾在主屋旁再搭建一间小屋,让她拥有一间单独的卧室。

当梦想中的小屋真真切切出现在眼前时,小顾激动得抽泣起来。双目失明的养父母也激动万分,他们一直希望女儿能快乐成长,但有些事他们却难以做到。现在,梁玉芹与志愿者们成全了他们一家共同的心愿,养母激动地拉着梁玉芹的手说:“你真是好人啊!”

小顾的养母说得没错。这些年来,梁玉芹获得了“中国好人”“全国三八红旗手”“江苏省道德模范”“江苏省优秀志愿者”等一系列荣誉称号。若将这些荣誉比作大厦,那么群众的口碑就是这座大厦的坚实基础。

梁玉芹为小顾争取到两次免费手术的机会,手术效果很不错。幸福的笑容终于绽放在小顾清秀的脸庞上,小顾变得乐观开朗起来。

这天,小顾鼓起勇气,向梁阿姨说出那个藏在心里已久的愿望:“我能当志愿者吗?”

“当然可以,欢迎加入志愿者的行列。”

受助人成了助人者!从此,小顾跟着梁玉芹到敬老院去,为老人梳头,陪老人拉家常;到留守儿童之家去,为孩子们表演节目,用亲身经历告诉孩子们: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关心爱护的社会大家庭里,一定要乐观勇敢地面对生活!

如今,志愿者的队伍越发壮大,其中不乏像小顾这样由受助人转变为志愿者的。2022年高考刚结束,高中毕业生小洋也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。他说:“过去,我得到梁阿姨她们雪中送炭般的帮助。今后,我要以梁阿姨为榜样,主动帮助有困难的人。高考结束了,我可以去辅导受帮扶的弟弟妹妹们了。”

梁玉芹欣慰地笑了。这时,她又忆起那首熟悉的歌,歌词写得真好:“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,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……”

题为江苏淮安风光。

李琼摄(影像中国)

制图:赵偲汝



我与一座城

坡上望平凉

马宇龙

说到老家甘肃平凉,我就会想起一个地名:“乏牛坡”。乏牛坡是老平凉的一条街。随着平凉城的发展,这个街名已经进入到了平凉的老词典,不再被年轻人所知。我第一次知道它,还是外祖父告诉我的。外祖父是个老工人,经常骑自行车上班,也会用一辆三轮车运东西。到了乏牛坡,他会说,歇一会儿。待到积蓄了浑身的力气,再一鼓作气冲上去。

勤劳的平凉人吃过乏牛坡的苦,才得出这个带着无奈意味的名字。想想看,连最能出蛮力的牛,翻过这道坡都会疲惫,何况人呢?

外祖父带我逛平凉老街,房屋高高矮矮,参差不齐,砖房、瓦房,挤头夹耳朵。街坊邻居隔街相望,沿街的门面敞开,大伙儿做着各式各样的营生,都是地道的传统手艺,譬如光明点心、牛骨髓油茶、香酥鸡等等。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,外祖父就会早早起来,在火炉子上熬油茶喝,那香味弥漫在斗室里久久不去。看我馋,外祖父每次都会给我匀一小碗。外祖父每次带我出门去走走乏牛坡,上坡前都要“补充点营养”。所谓“营养”,其实就是街边摆满的五颜六色的玻璃杯子,里面装满饮料,红的、黄的、绿的,澄澈透明,杯子上还盖着一小块方形的玻璃。上乏牛坡前,花两分钱喝一杯,香甜解乏,浑身来劲。后来的成长岁月里,我喝过各种各样的果汁饮品,进口的、本土的、碳酸的、保健的,再怎么高端时髦,似乎都没有当年街边的饮料来得爽快。

和很多大城市一样,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浪潮,平凉城在不知不觉间长大。印象中最早的一次大规模扩建是上世纪90年代初,仅有七米宽的主街道一下子拓宽了。新城的“藤蔓”从旧城的根部长出来,沿着南北东西的主街向前延伸。东西一条街的格局被打破,乏牛坡由城区的一条重要街道变为四通八达街道中小小的一段,被迅速变宽,快速延伸的道路和拔地而起的商贸建筑所取代。从东往西走,乏牛坡不再是必经之路。人们若是推了手推车,拉了架子车,蹬了三轮车,拉重物,载人,就不需在乏牛坡爬坡前进了。随后,机动车大量出现,人们把费力的活计留给了机器,这一段坡的存在感也就越来越低了。如今说起乏牛坡,不说我的孩子们,连我自己都不能准确地说出它的位置。我后来无数次走过那片区域,或步行或乘车,已经丝毫找不到外祖父口中“上坡难”的感觉,或许是旧城改造时降低了这段路的坡度。

时光在流逝,老街上很多东西也不知不觉在消失。乏牛坡和那些过去的事物一样,慢慢湮没在新城的崛起里。春华楼的羊肉泡、牛骨髓油茶、光明点等曾经响亮的品牌,而今也隐蔽在高楼大厦的角落里,成为了上了年纪的人舌尖上的记忆。至于那个有名的大众浴池,也被一排排超市、餐馆所取代。

最近几年,一轮又一轮的城市拓展和旧城改造如火如荼,棚户区不见了,老旧的居民楼也改造一新。好多老地方已被时光湮没得无影无踪,像乏牛坡、紫金城这样的地名,一念及它们,就像走进一部回味无穷的老电影,一本载满故事的旧书。那段旧时光里的故事,总会勾起人们关于创业艰辛的无尽回忆。

如今,车辆满大街奔跑着,穿梭不停,走上乏牛坡,如履平地,哪里还有“乏牛”的一点迹象呢?不过,我仍然喜欢老平凉城里留下的那些老地名,作为生活在这里的一个老居民,我会一直记住“乏牛坡”这个名字。不管是城市建设,还是经济社会发展,我们的前辈都付出了百倍的努力,就像一直跋涉在长长的坡道上,拼搏、奋进、向上……今日平凉城那五光十色的璀璨,不正是当年的人们一路洒下的汗水化成的吗?

下图为甘肃平凉风光。

陈晓敬摄(影像中国)



大地